

史通會要卷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

建置第一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

歐陽修文

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之職始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厲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

胡毋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  
談爲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  
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若  
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  
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  
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  
爲蘭臺令史又徵揚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  
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  
從事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克  
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共作漢記和帝永

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  
穆延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  
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  
盧植續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記始成  
而華嶠又刪定爲後漢書魏氏都鄴黃初好文尚書  
衛紀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  
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  
作郎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  
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  
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

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爲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爲撰史學士又有劉涉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爲史官洛京之末則綦雋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邵

魏澹諸葛穎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命退而錄之以爲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最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共編爲實錄實錄者錄一帝之事蓋始於梁云若令狐德芬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

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  
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  
宮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  
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寶敬  
播之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妄妍媸判焉韋執誼  
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  
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  
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圖  
籍之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  
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

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  
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  
而罷仁宗重史事勅宰相爲提舉叅政樞副爲修史  
其同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  
校及京官爲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  
院以首相爲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侍從官  
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  
官爲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  
省明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  
院歸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卽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

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克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爲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校閱當是之時專史職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右文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爲史官又增檢討官三員以畢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召以爲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偏任國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爲起居注洪武二年詔修元史以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璜曾魯高啓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傳著謝徽十六人爲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埴朱右具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爲總裁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勲臣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閣官克總裁學士等官

克副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  
檢討稱史官焉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  
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  
是矣晉之屠黍以圖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某年某  
月鼓瑟鼓缶卽其事也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  
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蓋又郗  
正爲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  
太史令可孚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榮梁  
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焉僞漢嘉平

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  
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涼之劉慶南涼之  
郎韶李成之常璩畧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  
熙章譚相繼著述符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  
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  
並著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  
下士蓋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  
知史事劉知幾嘗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  
之賈偉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  
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炯林禹之記吳越

聊備一隅若夫史愿之述遼亡劉祈之識金滅亦首  
丘之義存焉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  
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  
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  
乎隋之王邵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  
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  
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  
起居至幕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亦有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  
宋之張璠范曄時方賴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  
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歷代史官採其名姓尤章章者著于篇職業有上  
下學識有淺深與夫世道推移粗可覽觀矣

### 家法第二

自古史之爲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  
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定爲百  
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  
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

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刪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別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章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爲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畧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隋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爲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刊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謹嚴衮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何元之王邵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於魯悼列爲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

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卷夫謂之策者蓋卽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畱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創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

史氏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若梁竈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

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于莽誅爲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創造皆准子長第改書爲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日記曰志體制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探尋易爲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旣散之餘所爲祖述者惟左氏班氏二家而已

### 品流第三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郡邑簿

粵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

求諸國史最爲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來作者刪削之資矣

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爲之則殺亂難據世有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詞徒驚愚俗甚哉其弊也

劉義慶有世說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錄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謔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第徒在紀

錄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畱耆舊周斐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據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

楊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正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之錄孝子謂之別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

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志恠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干寶劉義慶之幽明  
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  
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  
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恠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荊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  
羅含湘中是也厥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  
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  
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委巷用爲故  
實鄙哉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  
謂都邑簿者也夫宮闈陵廟之矩矱必明門觀街廡  
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其論榱棟則尺  
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  
朴皆以敘事爲宗抑亦史之雜也旣別出名目不復  
編於此科

#### 義例第四

觀夫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史春秋之嗣書也詎  
可闕與凡以師其意而不屑屑其跡故各類而論之

夫史之有紀也紀綱庶品網羅萬象篇目之大無過於此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紀項羽則名實乖矣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號如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竟不編年何紀之有夫紀者義以編年爲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則書之於年月其瑣屑委曲付之列傳而已近代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全類傳體何哉迷而不悟也

夫史之有世家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如古

諸侯乎古之諸侯皆卽位建元有世可傳有家可宅周之東遷王制大壞五伯七雄至於楚漢其事異矣司馬遷之記諸國也編次之體與本紀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名爾至如陳涉世家可謂自相矛盾者矣

天史之有傳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有傳也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迨于孟堅益以精密夫傳之爲體大抵相同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同書一傳合體成篇陳勝胡廣是也亦有事跡雖寡

名行可崇雖寄在他篇爲其標冠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以後史氏相承或曰傳者傳也古人以傳之不朽爲難也夫史之有表也所以標記時事春秋戰國之世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統世年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張一目盡見若兩漢御曆四海一家矣又安用表厥王侯者哉班氏之表人物也則又異矣區別九品網羅千年論世則間語姓不同亦何藉而爲表乎且不關漢事而編入漢書可謂贅龐之甚矣何法盛雖改爲注蕪累亦多晉氏播遷五胡鼎沸崔鴻著表

頗有甄明比於史漢有切要矣

夫史之有志也其昉於太史公之八書乎班氏則曰志東觀日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魚豢曰畧其名殊其實一也析而論之則有禮樂刑法律曆郊廟食貨天文藝文五行百官輿服地理符瑞祥異釋老大抵其流十有五六而已通其因革之宜彙以名物之數信作者之淵海也至於名實之際有可議者矣天文志體分濛頊色著青蒼月會星占渾天禪竈之說施於國史何代不可藝文志篇目多同類煩互出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流萃於一代頗乖節

文畫蛇添足豈類是與凡作史者宜除此篇必欲爲志但書其時彗孛氛祲晦明薄蝕如熒惑退舍月犯少微之類是已名賢撰述文儒校讎萃在一時所宜收拾如宋孝王關東風俗記唯志鄴中之類是已大抵史所可志其最有三一曰都邑二曰氏族三曰方物何者宮闕制度朝廷軌範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是故宜撰都邑志列于輿服之上五材所需百貨饒布任土作貢會計職方是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未斬是故宜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諸如此類並從隲揚故曰

紀傳易而志難信哉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也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科條若下令升之勒成晉紀可謂史例中興矣雖然凡天子廟號書于卷末而晉孝武不曰烈宗凡人以字行者並書其名而齊斛律不言明月豈踐言之難乎

夫史之有別也蓋以職分左右紀有事言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是故桓文盟會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繆公誠誓言之大者也而春秋無錄其斷可識矣左氏爲書文兼乎事史漢則不能然如賈誼鼂錯

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而已後史相承不改其轍至于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氏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頗爲時所宗焉

夫史之有斷限也蓋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爾昔尼父之定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稽古帝堯左氏之傳經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文理於義非濫軼也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何者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特漢標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過此以往不其駁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豈非濫與亦有

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矣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

夫史之有題目也婉而成章先出義例上古墳典其來遠矣逮於史漢頗有條理姑舉列傳論之有文少者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已有字繁者惟書姓氏若母將蓋陳衛諸葛是已又有人多而姓同者則定數以結之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已降及蔚宗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內子孫



代出附之祖先魏收因之則又甚矣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

夫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也書列典謨詩舍比興誠欲暢達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夫史以記事爲宗自與詩書殊例至於文苑儒林序列首簡不有類於疊牀乎自蔚宗而下彌文勝矣

夫史之有論也蓋從省文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耶班孟堅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王揚孫裸葬賢於始皇遠矣皆以補書本傳事無重出者也後來作者每卷立論

篇終有贊曰序曰銓曰評曰議曰述曰譏曰奏或自顯姓名或列其所號或通稱史臣咸矜銜文采豈知載削之旨哉

夫史之有附出也攀附他傳以顯名稱若紀季入齊顯史事魯咸託附庸所謂青雲驥尾是也今夫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得以傳之不朽者豈有假於編名作傳哉

夫史之有補注蓋古之傳也傳取其轉注取其流義則一也觀夫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之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之

世說頗有補裨焉至於拾厥棄捐務爲容澤殆其失也  
右義例十餘作史者參伍以變曲暢而通製作之道  
其庶幾矣若夫神而明之固筌蹄云爾

史通會要卷上

儼山外集卷二十九

史通會要卷中

儼山外集卷二十

書凡

荀悅有言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  
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釋之曰  
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言則書之  
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劉知幾廣之以三科一曰敘  
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禮儀用舍節文升降  
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  
萌兆則書之

修詞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哉詞命專對古之所重也若尚書所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春秋所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史記所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則世隨文降矣是以選言布策者雖有潤色討論終存體質梗槩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詞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

行乎宋齊之日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辭雖言則似而事殊乖矣世之議者又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殊不知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何止得古人之糟粕而已

敘事

夫史以敘事爲本而史之敘事以簡爲工故尚書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貴於省文若文約而事豐尤

述作之美者也自漢而降斯文日煩可謂費矣蓋敘史之體有四有直紀才行有唯書事跡有因言而知有假論而顯尚書稱堯標以允恭克讓左傳之敘大叔目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漢書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所謂唯書其事跡者武王之聲罪獨夫也但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隨會之論楚事也才曰箠籜藍縷以啓山林所謂因言而知者史記衛青傳後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所謂因論而顯者若四者相兼而畢書其費尤廣矣開篇之中復有二類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書華耦稱先人得罪於宋魯人為敏夫以魯為敏此省句也春秋書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此省字也大抵省句易省字難洞識此心始可與言史矣

### 効法

効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別卿與大夫各為名秩此春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為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

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既嘗統一千寶晉紀每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

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答者豈敘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

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敘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成

七年鄭獲楚鐘，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於楚，以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地，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孫，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敘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事應者如左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高季式破敵於

雋永

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奪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厥有定理而史之敘事時亦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墻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書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雋永者矣

篇目

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辭多鄙

陋非遷本意也

西漢書一百卷漢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後史記未善於是采舊事徵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所續未詳乃起元高皇終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校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待詔馬續所作

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曄作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百篇窮覽舊集刪煩補畧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

三國志晉著作陳壽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補注

晉書一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録一唐房玄齡等奉勅修時太宗與焉故又總之曰御撰云

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梁沈約撰河東

裴子野又刪爲畧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詔校定政和中頒之學官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校定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校定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二列傳十二

志十宋劉恕等校正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校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

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峘等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中魯公亮等奉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

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梁唐晉漢周書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

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

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已上三史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修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修

史通會要卷中

儼山外集卷三十

史通會要卷下

儼山外集卷三十一

叢篇一

夫愛憎之情忘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修於異代  
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  
也重華協帝母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或  
曰伯益所記云

書之二典不獨記其事并與其深微之意傳之蓋當  
時執筆皆聖人之徒也又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  
事之理道足以徧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  
足以發難顯之情 並會鞏文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繫月屬辭比事君舉必書  
用存有法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 蘇

類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 詩大序

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 溫嶠表

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  
業載姦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李翱

夫天之生人也有賢有不肖若乃其惡可以戒世其  
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與蓋  
史官之責也

史之爲義也不隱惡不虛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  
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  
加譽也

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闡惡得失一朝榮辱千  
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

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戒人君但爲善事不患史  
官不書若所爲錯忤史官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  
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陳君舉文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

名號以正名紀卽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敘  
始終書篡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  
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  
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  
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  
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叢篇二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  
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袁崧文  
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劉知幾文

史之敘事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  
斯而已可也

古之國史異聞則書

國史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

史之爲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

夫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雖然存大體而已若錄及  
細碎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專言鄙事訐以爲直吾無  
取焉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

史以好善爲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

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  
惟左氏乎

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詳山川封域之分昭  
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  
居

夫記事之體欲簡而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  
都損二者皆過也

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幅以多寡失其折衷矣張世  
偉著馬班優劣論以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

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非通論也

史氏所書以正爲主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  
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費矣

史論立言理當雅正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  
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  
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粵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釀不綱  
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由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  
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



叢篇三

夫飾言爲文編文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繹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香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視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史之爲道以古傳今非以今博古也如春秋諸國賦詩左氏惟錄其篇名史漢語在某傳是已

史漢作傳多以品類相從如韓非老子以其著書俱有子名董卓袁紹並止漢末各稱英雄耳

莊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臺身止掾吏而謝書有傳後之修史者不然位官通顯必爲操筆其立傳也止具官曆贈典若斯而已乎

司馬史記子雲太玄皆成一家言傳之以傳世可也至於短編小說多載傳中甚矣其煩也若梁孝元撰同姓名人錄一卷是已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當時風行頗去淫麗若夫矯枉過正多矣故其書文

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已收景武二紀自毀之

司馬相如傳子長錄其自敘孟堅因之宋書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而敘事多虛

夫晉宋以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有賤疏詔策並皆僞飾然欵曲頻煩猶云備其文物也若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作史者固宜削之以見例也

#### 叢篇四

史才不其難乎班固之議司馬遷曰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傳玄之議固曰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劉知幾之議王孫令狐曰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君子皆不以爲過惟新唐書成表進有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損於舊議者謂歐宋之失正坐於此

元人之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宋之國是實符斯言我朝丘文莊公濬擬題

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  
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叢篇五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  
思自勉書可立成矣

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左氏司馬氏故能垂諸不  
朽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而制作始可議矣是以伯  
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非過也

唐修晉隋二史仍川衆手志則李淳風于志寧紀傳  
則顏師古孔穎達然用當其才不失所長

宋修唐書歐陽文忠則表志宋景文公則紀傳各出  
姓名以示撰述有工拙焉

五代史成於一人之手歐陽可以上踵班馬矣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事  
敷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發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叢篇六

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此權顧輕哉班生受  
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唐劉允濟

司馬遷氣本好奇復因論事遭刑意多憤激故葛洪  
論之曰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

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論者又謂武帝表章儒術而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之恭儉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以此武帝刻深群臣多誅顧當刑者得以貨免其羞貧賤者以此其進姦雄者蓋歎時無魯朱家能脫己於禍耳李方叔謂之用意深遠此類是已

陳壽嘗爲諸葛亮書佐得捷百下其父亦爲亮所髡故蜀志多誣妄云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翁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魏收性憎勝已喜念舊惡名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尚書令楊遵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世號穢史收初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爲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前後伏訴者百餘人賴僕射楊素高德正而解

宋朝有朱墨史

叢篇七

司馬文正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小人欲中傷之乃倡爲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

金錢之賜

柳子厚曰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於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劉知幾曰史曹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或終年卒歲竟無刪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殮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

丘文莊公濟之論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自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

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深又嘗聞之王文恪公鑿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名言云

史通會要卷下終

嚴山外集卷三十一

九

史通會要卷下終

嚴山外集卷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